



長短經卷第二

君德九

臣行十

德表十一

理亂十二

君德第九

夫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伏羲女媧神

農稱三皇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

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禮

賞功美而無害黃帝曰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勤心力

耳目節用水火時物有土德瑞故號黃帝顓頊者養材

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繫誠

以祭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高辛者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人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其德凝：帝克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虞舜者善無微而不著惡無隱而不彰任自然以誅賞委群心而就利故能造御乎無為運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若自有者此五帝德也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議曰韓信云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特劫于威強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

其強易弱諸葛亮曰荆州之名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今將軍誠命猛將与荆州協規周力破曹軍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勢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設矩脩衰有察：之政兵甲之脩而無爭戰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無疑于臣：無疑于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華而修為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安為文之弊也薄則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

隨時之宜救弊之術此三王之德也 霸主制士以結權
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士疏賞毀士不為用 左傳曰楚
圍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
在矣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郟穀
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人懷生矣
將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伐原以示信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 子犯曰民未
知禮未生其恭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
官人聽不惑而後用之 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

教也此五霸德也 故曰理國之本刑與德也二者相須
而行相待而成也 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
聖人為政不能偏用也 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
德相半者三王也 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 純用刑強
而亡者秦也 議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
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故化之不復而後威之

威之不愛而後脅之脅之不愛而後刑之故至于刑則
非王者之所貴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弃仁義而用威
力此可以併吞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或曰王霸
之道既聞命矣敢問高光二帝皆拔起嵬畝芟夷禍難
遂開王業高祖豁達以大度光武謹細于條目各擅其
美龍飛鳳翔故能撥亂庇人拯斯塗炭然比大德方天
威孰為優劣乎曹植曰昔漢之初與高祖因暴秦而起
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帝王之元勳
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純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

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酷虐之心孽妾被人亂之刑趙王
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权社稷幾移凡此上事豈非高
祖寡計淺慮以致斯哉然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所鮮
有歷代之觀希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
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融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
精蹈黃中之妙理臨亞聖之懿才其為德也聰達而多
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
之世遭炎精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奔奮武略以
攘暴與義兵以掃殘軍未出于南京莽已斃于東都爾

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
無奔北之卒寬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
影附馬援一見而嘆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
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
昃之勤是以記功則業殊比陰則事異旌德則靡憊言
行則無穢量事則撝微論輔則臣弱卒能效乾圖之休
徵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銘其休烈詩書載其懿勳故曰
光武其優也荀悅曰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
下不由唐虞之傳不借湯武之士龍與虎安率從風雲

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衢登
建皇極上古以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
明之畧曆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焚斬奠斷地
異物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斯之謂矣夏正忠之之弊
野朴故殷承之以敬之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之之弊
薄救薄莫若忠三代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
弊秦不改反酷刑漢承其弊得天統矣孔融曰光武從
后稷已來至其身相承積十五世但有魚鳥之瑞至如

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
 聚又武王伐紂斬而梟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
 其寬裕又不如高祖虞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
 霸者與臣處漢祖之臣三傑是也光武之臣^佐二十八將
 是也豈得以鄧禹吳漢匹于張良韓信者乎然漢祖功
 臣皆以強盛誅滅光武佐命悉用優秩安全君臣之際
 良可稱也絕長補短抑其次焉由此言之夫漢高克平
 秦項開創漢業衣冠禮樂垂之後代雖未階王道霸德
 之盛也或曰班固稱周云成康漢言文景斯言當守虞

南曰成康成^承文武遺跡以周召為相化篤厚之氓因積
 仁之德疾風偃草未足為喻至如漢^祖稱開基日不暇給
 亡羸之弊猶有存者太宗融茲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
 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至刑厝斯為難矣若使不溺
 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懔：乎庶幾近于王道景帝
 之擬周康則尚有慙德^漢文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
 宮室園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人南越
 尉他自立為帝召貴他^他兄弟以德懷之他^他遂稱臣與凶
 奴結親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百姓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執杖群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
焉張武等受賂金錢竟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
人是以海內殷富與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
仁哉或問傅子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對曰匹夫
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非小不忍之謂也由
此言之班固以太宗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贊曰孔
子稱稱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
網密文峻而奸宄不勝漢與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于
孝文加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

易俗黎人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或曰漢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王虞南曰漢武承
六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摠攬英雄駕
御豪傑內與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方于
始皇則為優矣至于驕奢暴虐可以相亞並功有餘而
德不足武帝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
務在養人至于稽古禮文之事尤多闕焉孝武初立卓
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萃其俊茂与之立
功興太季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

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
 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
 以齊斯人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推此而言之彼漢武
 秦王皆立功之人非守成之主也昔周成以孺子繼統
 而有管蔡四國之變漢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
 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漢昭委任霍光二主孰為先後
 魏文帝曰周武王成體聖考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召
 為保傅呂望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
 者尊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德義之聲所謂沉漬玄流

而沐浴清風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
 天赫怒顯明厥咎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
 滕之教言豈不暗哉夫漢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
 蓋主相則桀光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深
 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休并
 在位二七早知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啓
 金滕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成昭鈞年而立易世而化
 賢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大將軍
 霍光及上官桀秉政害光罷欲誅之乃詐為帝兄燕王

且上書稱光行上林稱蹕等事帝不信或曰漢宣帝政
 事明察其光武之儔牧虞南曰漢宣帝起自閭閻知人
 疾苦是以留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責實峻法嚴
 令蓋流出于申韓也古語云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
 不成弊將如何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圖霸
 之主也今以相輩恐非其儔議曰元帝之為太子嘗諫
 宣帝以為持法太嚴帝作色曰我漢家以霸王之道雜
 之奈何純任德化用害政乎雖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
 遠矣然寬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約法三章秦

人大悅此言緩刑之美也郭嘉說曹公云漢末政失于
 寬紹以寬濟故不^懼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嚴
 刑之當也故傳曰政寬則民慢：則糾之以猛：則人
 殘：則施之于寬：以濟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書曰
 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為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刑平國用中典由此觀之但問時代何時耳嚴刑惡足
 少哉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良主乎虞南曰
 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武令
 典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衆此南面之宏圖也至至

鼓琴吹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
 議曰元帝多材藝善鼓瑟琴雖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則
 徐幹中論曰夫詳小事而畧大道察近物而暗遠數未
 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謂詳小事察
 近物者謂耳聰于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于彫琢采飾之
 章口給于辨慧切對之詞心通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
 于射御書數之巧也所謂遠數大道者謂仁足以覆燾
 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
 萬物才足以應安無端義足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

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于聽受而審於官人達于廢與
 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昔魯莊多伎藝
 詩人刺之魯昭善容儀有出魯之禍由是言之使人主視
 如離委聽如師曠射如夷羿書如史籀可謂善于有司
 之職何益于理乎匡衡諫元帝改政書曰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
 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至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
 和邪許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
 度不可用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

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此守文也或曰觀偽新王莽謙
 恭禮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驕淫暴虐何
 先後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天姿慘酷詐偽人也未達
 之前徇名求譽得志之後矜能傲物飭情既盡而本質
 存焉悞諫自高卒不改悟海內冤酷為光武之駭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哀成之際
 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
 必聞色取仁而行違之者也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
 又承四父世業之叔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

為之宗王故得肆其奸匿以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
 有天時非人力所致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
 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謂皇虞復出也乃矜其威詐
 滔天虐人是以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
 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自書
 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
 蠅聲餘分閭位為圣王之駭除云吳王孫叔論呂蒙曰
 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胆而已長大李問開
 益籌略奇^益可以次于公瑾圖取閔羽勝于子敬子敬

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駭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辭而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此駭除之意也夏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君孰者為最虞南曰此二帝皆與復先緒光啓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何則光武之世藉思亂之民誅殘賊之莽取亂侮亡為功堯易至如少康則夏氏之滅已二代矣羿及寒從貌然遺骸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國不及過庭之誨曾無強近之親遭離亂之難庇身非所而能躋區駭于喪亂之間遂成配天之業中興之君斯為稱首魏高貴鄉公問荀

顓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壘敵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為先後顓對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上曰少康先于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造北有其謀卒滅焉兵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豈能濟斯勳乎漢祖因土崩之勢收一時之權為天子則而救困危其親為人君則因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

此言之且高夏康而下漢祖矣後漢衰亂由于桓靈二
 主凶德誰則為甚虞南曰桓帝赫然奮怒誅滅梁冀有
 剛斷之節焉然閹人擅命黨錮事起非乎亂階始于桓
 帝古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靈帝承疲民之後易
 為善政黎庶傾耳咸冀中興而帝襲彼覆車毒踰前輩
 傾覆宗社職帝之由矣年厭世為幸多矣議曰桓帝問
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漢中主何者書尚令陳
蕃任事則理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以
為善可與為非此中主之謂也虞南曰夫岷江初發其

源可以濫觴及其遠也方舟而後能濟元帝之時而任
 弘恭石顯暨以桓靈加以卓超張讓既嬰數倫遂傾宗
 國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熒熒不滅炎熒奈何言慎其
 始也嗚呼百代之後其鑒之哉古語曰寒者易為衣飢
 者易為食晁錯曰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由
 此言之是知昏亂之君將以開至德矣自炎精不競寓
 縣分崩曹孟德挾天子而令諸侯劉玄德憑蜀漢之阻
 孫仲謀負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開王業
 光啓霸圖三分之君孰有優劣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

始難與敵故能肇迹開基居中作相實有英雄之才然
譎詭不常雄猜多忌至于殺伏后鴆荀彧誅朱融戮崔
琰委生斃于一言桓邵勞于下拜棄德任刑其虐已甚
坐論西伯實非其人訐邵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
雄斯言為當劉公待劉璋以賓禮委諸葛而不疑人君
之德于斯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呂之侍匹主
臣同心魚水為譬但以國小兵弱斗絕一隅支對二方
抗衡上國若使與曹公易地而處騁其長算津關張之
武盡諸葛之文則霸王之業成矣孫主因厥兄之資用

前朝之佐介以天險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陳
壽云霸備机权幹畧不逮魏武所以基宇亦狹張輔曰
何為其然夫撥亂之主當先以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
戰不足恃也葛諸孔明達礼知安殆王佐才玄德無強
盛之勢而令委質關羽張飛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
暗不相為用能否不相為使武帝雖震安強不為之用
也况在危急之間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陰豈徒二
傑而已魏帝問吳使趙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
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于凡品是

其聰也拔呂蒙于行間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畧也孫策瘡其呼弟叔曰舉江東之衆決机于兩陣之間与天下爭衡卿不如我奉賢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陳壽云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人之傑也故能自擅江表東成鼎峙之業也晉宣帝雄謀妙算諸葛亮冠世奇才誰為優劣虞南曰宣帝起自書生參佐帝業濟世危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畧實有可稱而多伏陰謀弗由仁義猜

忌詭伏盈諸之襟抱至如示謬言以李勝委鞠獄于何晏愧心負理君子不為以此偽情形行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俱會中原以仲達之姦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吳張微記默計論諸葛亮司馬宣王二相優劣曰漢朝傾覆天下分崩二公並遭直際會託身明主孔明起蜀漢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蓋有九分之一也提步真卒數萬長駘祁山慨然有飲馬河雒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卑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在而不亡則雍涼不解甲中國不釋鞍

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晉景文
 兄弟孰賢魏明帝崩立養子齊王芳遺詔使曹爽與司
 馬宣王輔政宣王誅爽自專政宣王薨子景王名師字
 子元代立輔政廢齊王芳立高貴鄉公景王薨弟文王
 名昭字士子又代立輔政殺高貴鄉公立陳留王後陳
 留王以魏傳晉武帝立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吳天下一
 統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亂五胡入中原矣虞南曰何晏
 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机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于早

日及誅爽之際智畧已宣欽儉稱兵全軍獨克此足見
 其英圖也雖道盛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節
 不虧侯服歸全于斯為美太祖嗣吳克寧禍亂南定淮
 海西平庸蜀役不踰時厥功為重及高纂曆曹聰明夙
 志不能竭忠協贊擬迹伊周遂乃偽謗士彥委罪成濟
 自貽逆節終享惡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干叔晉物總論
 曰昔宣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業之初
 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駸馳三世性深阻有城
 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教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

能西擒孟達東奔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屢拒諸
 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于是百姓與能
 大象構兵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元豐亂內斂斂誕寇外潛
 謀雖密而在机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振咸黜異圖
 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駟庸蜀三閔電掃劉禪入
 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節用和不弛寬
 而能斷故人味維新四海悅勸矣沉舟三峽介馬桂陽
 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壘通二方之險塞太康之

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
 職人樂其生百代之一時也武皇既沒山陵未乾而揚
 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旧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
 楚王之安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沉之關歲構師
 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方岳無鈞石之
 鎮閔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于荆揚劉淵王弥
 撓之于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
 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叔託附非才四維不張而苟
 且之政多也故現阮籍之行而竟礼教崩弛之所由察

度純賈克之事而知師尹之多僻思郭欽之謀而悟夷
 狄之有咸豈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
 困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卒有必見之
 于祭祀季札必得之樂惠聲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
 之痛哭又况我魏帝以蕩惠之德而臨之哉淳耀之烈
 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也東晉自元帝以下
 何主為賢虞南曰晉自遷都江左強臣擅命垂拱南面
 政非已出王敦以盤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負才矜地志
 懷問鼎非肅祖之明斷王導之忠誠則晉祚其移于王

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伏任群賢因漚澗之遺黎乘劉石
 之衰運則克復中原不難圖也元帝值天下崩離創立
 江左後肅祖即位大將軍王敦威震內外將謀為逆帝
 与王導温嶠等決計征敦敗死也或曰偽楚桓玄有
 奇才遠略而遂至滅亡何也桓玄字敬道父温大司馬
 玄博綜術藝以雄豪自處晉安帝以為丞相封楚王遂
 禪位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虛已應物覆載同于天地
 信誓擬于暄寒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玄者盖
 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弘之大德值晉末衰乱威不逮

下故桓玄得肆其爪牙以徼倖之餘而逢神武之運至
于夷滅固其宜也鬻子曰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
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
之害者謂之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由此言之豪
雄小智何益于樂推哉宋祖誅滅桓玄再興晉室梁代
裴子野優之于宣武其事云何虞南曰魏武曹騰之孫
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東
俱起誅滅元凶曾非已力晉室歷任卿相極台鼎握天
下之圖居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為譬未足

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
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讎縱于庸蜀擒姚紹于嶠
函剋慕容超于青郡梟盧循于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
捷覩其豁達則漢祖之風制勝胷襟則光武之匹惜其
祚短志未可量此為優矣裴子野曰宋武皇帝竒迹多
于魏武大德厚于晉宣拔足行間却孫恩蟻聚之衆奮
臂荆郢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駟則三齊無堅壘迴
戈內赴則五嶺靡餘故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
席卷擢朱齡于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羗胡畏威反為

表裏董率虜旅以事中原然後請呼上帝步驟前王光
有帝圖謂之義取者也又曰桓敬道有文武奇才志雪
餘恥校動離亂之中奄有天下而不血刃既而嘯命六
合規模進取未及踰年坐盜社稷自以名高漢祖事提
魏晉思專其侈以莫恭已若王謚桓謙以人望鎮領袖
王綏謝混以後進相光輝群從兄弟方連州郡民駭其
速而服其強無異望矣高祖于時未方之一匹夫也無
千百之眾糾合同盟電擊二州未及半旬蕩清京邑號
令群后長駈江漢推亡楚于匪隙拔哀晉于已頽自軒

轅已來用兵之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畧不世天命底止
焉能若此者乎于是人知攸暨而王迹與矣宋孝武明

帝二人孰賢虞南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
良割剪案枝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宝
委之昏稚故使濟民乘釁宰制天下未踰歲捨遂移龜
玉緘滕雖固適為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為長嘆鼎社
傾淪非不幸也孝武名駿文帝第三子為江州刺史弟
邵既殺逆帝與顏竣于江州起義征邵平之明帝名或
文帝第十八子即位盡殺孝武之子務為彫飾天下駭

然崩子昱立無道蕭道成殺之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為
 治世誠有之乎虞南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
 且立身儉素務存簡約武帝則留意後庭彫飾過度然
 能委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之盛咸稱永明宰相得人
 于斯為美議曰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
 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
 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田單相齊
 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田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
 曰田單之厚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患此言

委任有德之惡也故侯惡陳氏厚德晏子謂齊侯曰在
 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可以止之齊襄惡田單
 厚施貫珠者謂襄王曰王不如嘉單之善令曰寡人憂人
 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人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
 稱寡人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
 後閻里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何王使之也夫收臣下
 之权宜如晏子及貫珠者昔漢祖疾甚呂后問為相者曰
 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
 智有餘然難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可令為太尉宋高祖大漸誠太子曰檀道濟雖有幹畧
 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
 机安若有同異此必入也可以會稽處之夫用賢任能
 宜如漢高及宋祖矣宋齊二代廢主有五驕淫狂暴前
 後如一或身被賊殺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凶自貽非
 命將天之所棄用亡大業乎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稟
 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負
 而已貴賤礼隔規獻無由多以位升罕由德修進此五
 君者稟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宵人

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亡身理教然也議曰

賈生云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

傅太公為太師保之其身体傳之德義師尊之教訓

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師是以太子

晏者也乃孩抱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礼以導習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瑞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翼衛之使与太子居處故太子乃生見正事

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与正人居不

能無正犹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也習与不正人居犹

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
 若刈草管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
 理也晉惠帝太子適有罪閻纂上書諫曰臣伏念適長
 養深宮淪_沉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
 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_{儒素}如衛綰周
 文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
 之道古礼太子以士礼与国人齒欲令知賤然後乃貴

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非但東宮諸王師友文
 季亦取豪族力能德者豈有切磋能相長益今適言語
 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選師傅置遊談文季
 皆選寒門孤_官以季行自立者及涉履艱難各行素立
 者使与遊處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但通_道古今孝子慈
 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皆聞善道庶幾可全由此觀
 之故知太子者選左右俾喻教之最急也梁元帝聰明
 才學克平禍乱而卒致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
 名繹為荊州刺史破侯景都荊州為西魏萬紐于謹來

伐執帝害之 虞南曰梁元聰明杖藝材兼文武杖順伐
 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但國難之後傷夷未
 復信強寇之甘言襲褊心于懷楚蕃屏宗支自為讐敵
 孤遠懸僻莫与同憂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鄢郢而弃
 之良可惜也 議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所謂
 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知人則
 無乱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才而不免
 于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
 虜于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于愛人智莫大于知人

或曰以下宜作大
 字

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不免于乱矣或曰周武之雄才
 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宇内為一
 代之明主乎虞南曰周武之驍勇果毅有出人之畧現
 其卑躬厲士法令嚴明雖勾踐穰苴無聞于天下此猛
 將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由此觀之夫撥乱之主當先
 以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故劉向曰知人
 者王道也知事^者人道也伎藝善戰何益哉後齊文宣帝
 狂悖之跡桀紂之所不為而國富人豐不至于乱亡何
 也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第二子受後禪者也虞南曰昔

齊桓奢淫無禮人倫所棄假六翮于仲父遂伯諸侯宣
 武帝鄙^穢總忍虐古今無比季萬幾于遵彥保全社宗以
 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由存也議曰殷有三仁太康有
 五弟亦皆賢者而國為墟何哉鬻子曰君子與人之謀
 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獲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見入
 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故虞公不用宮之奇謀滅
 于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于智氏天下之國莫不有
 忠臣謀士但在用與不用耳苟為不用反貽君諱賢人
 君子安能救敗亂乎陳武帝起自草萊與創帝業近代

以來可方何主虞來勅曰武帝以奇才遠畧懷匡復之志
 龍躍海隅豹安嶺表掃重氛于經闕復帝座于紫微西
 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謀長算動無遺策實開基之令主
 撥亂之雄才比采祖則不及方齊高則優矣隋文帝起
 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晉武可謂儔
 乎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負圖作相遂膺
 室命留心政治務從恩澤故能綏撫新舊緝寧遐邇文
 武制置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咸同書軌率土黎獻企
 佇太平自金陵滅後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墮萬

幾荆璧填于内府吳姬滿于下室仁壽彫飾事將傾宮
 萬姓力殫中民產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與戮愛子
 之妃離上相之母捕鬼事起秦王妃及僕射楊素母皆
 坐焉網維已紊禮教斯亡牝雞晨響皇枝勒絕廢黜不
 辜樹立所私廢太子勇為庶人立晉王廣也功臣良佐
 誅翦無遺季年之失多于晉武卜世不永豈天亡乎議
 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
 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亂
 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

陛下所親見今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
 頸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乃天下本之一
 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乃聽之袁紹愛少子尚乃
 以太子譚繼兄後祖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
 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以長上古之制
 也願上惟先帝代成敗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
 改禍始此矣紹不從後果構隙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
 尊疑焉疑則動兩則爭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
 不亂者親犹在也恃親有亂失親必亂有旨哉或曰王

霸之略請事斯語矣敢問歿而作謚及改正朔易服色以安人耳目其事奚象對曰古之立謚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名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尊崇斯風替也久矣昔季康子問五帝之德于孔子孔子曰天下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時贊化育以成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七十二日化生長育其神為五帝緯五帝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六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勾芒為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為

正火也少皞配金蓐收為金正也顓頊配水玄冥為水正也黃帝配土后土為土正也帝王改號于五行之德各有所尚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次位火也木家尚赤以木德義之普循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水者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德家宜尚白為土者四行之主：于四季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故土木家尚木色青也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漢之初公孫臣賈誼以為漢土德以五行之傳從所不勝傳移之傳

也五行相代常從金木水火土相勝之法也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皇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為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得天統矣昔工共以水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故皆不永也以吾觀之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以定五德何以明之漢克後也克火德王故漢為火焉袁紹時耿包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以為袁舜後舜土德君故勸進焉是以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德有自來矣今秦顛頊後水德也故秦為水德焉以此觀之雖百代可知也

臣行第十

夫人臣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心也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于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對曰可謂直士忠

則我不知何則夫為人臣見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
 惡可謂直士未為忠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語終
 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群
 于是守長者此為忠矣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
 絕其源轉禍以為福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依文
 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國
 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
 者直臣也是謂六正桓範世要論曰臣有辭拙而意工
 言逆而事順可不怒之以直守臣有模稜而辭動外疎

而內敏可不怒之以質守臣有犯上難以為上離謗以為
 國可不怒之以忠守臣有守正以逆眾意執法而違私
 欲可不怒之以公守臣有不屈已以求合不禍世以取
 名可不怒之以直守臣有從仄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
 陳國是事可不怒之以難守臣有孤特而執節介立而見
 擊可不怒之以勁守此七怒者所以進善也安官貪祿
 不務公事與以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巨臣也主所言
 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
 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為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

也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以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于朝廷如此者諛臣也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鄙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諂主以佞邪墜主于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于境內聞于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桓範世要論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効小信以成大不信者可不

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朝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非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譖乎臣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姦乎臣有外顯相荐內陰相除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有和同以取合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主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子貢曰陳靈公君

臣宣滄于朝泄治諫而殺之是與干比同也可謂仁乎
子曰比干于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于宗
存廟而已固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悟其本
情在乎仁也泄治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
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滯昏死而無死可謂懷矣
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或曰孫叔通
阿二世意可乎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韙叔孫
生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安化卒為漢家儒宗古之
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撓大直若誣道同埤地蓋謂是

也議曰太公云吏不志諫非吾吏也朱雲廷詰張禹曰
尸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班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
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存與死其義
云何對曰范曄稱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害死義
若義重于生捨生可也生重于義全生可也或曰然則
竇武陳蕃與宦者同朝廷爭衡終為所誅為非乎范曄
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
馳坦峻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
情志遠埃霧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

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實武，可謂萬代一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世心矣。議曰：此所謂義重于生，捨生可也。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守。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感情壯矣，相其徒既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取捨，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恚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昔廣

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採洪後袁紹亦與結交及曹操圍張

超于雍州即洪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

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

與兵圍之城陷誅死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

義非立功之士也或曰李布壯士而及推剛為柔髡鉗

匪匿為是守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李布以勇顯于

楚身辱典軍音緝連反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在被

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

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

死非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畫無復
之耳議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以卷席千里
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
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守
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捍尺之柄其雲蒸
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此^則縱橫之士務
立其功者也又藺公贊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
者難方藺相如^引壁脫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
士或怯懦不敢發如相一厲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廉

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此則忠貞之臣誠
知^元臣所者也管子曰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
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伸于諸侯此其自負其
才以濟世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也與死与不死之明效
也或曰宗穀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請業為長史
何如裴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悶恬夫天素弘此
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俛首折脊忍屈庸曹之下
貴騁群雄之上韓黥之志也卑身之志^事則同居卑之情
已異若宗元幹無忤于草具有韓黥之度矣終弃旧惡

長者哉宋宗毅之賤也州人庾業豐富待客必方丈其
為設設則粟飯穀亦致飽及為豫州請業為長史也世
稱鄙寄賣交以其紹呂祿也于理何如班固曰夫賣交
者謂見義忘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叔呂祿以
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或曰斬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
徐衆曰斬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于義應去昔
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
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衛公子開
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

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允且先救至親徐

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婦欲為天下者恕人子

之情公又且遣允也魏太祖征冀州使鄭昱留守甄城

張邈叛太祖迎呂布執范令斬允母太祖遣昱說斬

允無以母故使固守范流涕曰不敢有二也魏文帝

問王郎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

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于君德孰優對

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斃而不

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

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于权衡非徒鈞錙之覺也或曰孫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人以從利辭義者不期辭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訊其多詐未事實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辭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

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議曰夫圣人德全器無不順中

庸已降才則好偏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偽而人賢任其^真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对曰吁何為其然夫霄精^頤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故靡顏膩理人所欲也乘堅駉良人所愛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拘公滅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節之則蕩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与義乎故礼曰欲不可縱

志不可滿古語云廉士非不受財取之以道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矯偽之謂也若肆其愚態隨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為矯偽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夫強仁者庸可誣乎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廬依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

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喪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服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天下皆使為後日守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于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但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已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

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也是故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故隨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藉天下已定藉一戰之勝詐之可也若海內紛々雄雌未決而失信義于天下敗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何晏論之當矣或曰樂毅不屠二城遂喪弘業為非乎夏侯玄曰觀樂生與燕惠王書其始乎知机合道以礼終始

者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豈其局迹當時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奉齊之事所以運其机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邇矣邁令德以率列國則幾于湯武之事矣樂生恢大綱以縱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斃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開弘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人應如草思戴燕王仰風声二城必從則

王業隆矣雖淹留于兩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變
 世所未圖敗于垂成時安則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
 威參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雖二城幾于可拔則霸
 王之事逝其遠矣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
 拔而業垂也豈不慮不速之致安哉顧業速與安同也
 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或以樂毅相弱
 燕破強齊合五國之兵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
 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咸以為謀勝武侯也可
 可乎張輔曰夫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疆大戰

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長嘯俟

時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

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以王位

遂東說孫權此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

序衆才文以能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德恩澤于國中

人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勲業垂濟而墮現其

遺文謨弘遠矣已有功則讓于下下有缺則躬自答見

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

風貪夫自廉余以為觀孔明之忠奸臣立節殆將與伊

呂爭睦豈徒樂毅為伍哉或曰商鞅起徒步于孝公挾

三術之畧吞六國之縱使秦業帝可為伯者之佐乎劉
 向曰夫商君內急耕戰之業外重戰伐之賞不阿貴寵
 不偏疎^遠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司馬法之厲我士周后稷之勸農事無以易此：所以
 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夫霸君若
 齊桓晉文者桓不背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信
 之此管仲舅^智犯之謀也今商君皆公子印之舊恩弃交
 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莫親信也
 藉^使令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

天下之兵以伐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
 以兼諸侯也衛鞅始自以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倫論
 也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
 是嘗舍于樹下不忍伐其樹况害于身乎管仲奪伯氏
 駢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
 之誅身死車裂其去伯者之佐亦遠矣然孝公殺之亦
 非也可輔而用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
 信庶幾霸者之佐乎議曰商鞅初因景監求見秦孝公
 說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時：睡後又與鞅語不知曉之

過前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功之甚也鞅曰始吾說公以帝道而君曰久遠安能邑：待數十百年以子孫成事乎吾又說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強國之術說君：大悅之然亦嫌以比德於周矣昔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魯侵地桓公許之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弃信于諸侯天下援不可于是與曹沫三敗所亡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山成伐燕：告急于齊：桓公救而還燕莊公送齊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相送

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礼于燕于是分瀟割燕君所至與燕君令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桓公于是始伯由此觀之商鞅深刻弃信非伯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從鞅言孝公過也商鞅牽于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劉向以鞅無伯王之術謬矣諸葛亮以馬謖敗于街亭殺之後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哉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子亂法魏絳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

賊耶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
晉人視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
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駿
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
不亦難乎 晉侯使荀偃子與楚戰于邲偃子敗歸而請
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曰不可城濮之戰晉師三日館
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執聞况國相乎及楚殺子
玉公喜而後可知曰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

世不兢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
無乃不兢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尽忠退思補過社稷
之衛也君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于
明晉侯使^之復其位也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對曰勃
本高帝大臣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
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鄴寄遊說以譎諸呂因
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
輔弼幼主天下晏然^善遷燕王^昭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
室廢昌邑立孝宣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恭聲伊周

為漢賢相推驗事功優劣明矣袁盎問漢文曰陛下
 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所謂功臣
 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劉
 氏不絕如帶絳侯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
 相與謀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也後漢陳蕃上疏薦徐稚袁閎韋著三人帝問蕃曰
 三人誰為先後蕃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
 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至于稚者爰自江
 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于先或曰謝安石為相

可與何人為比虞南曰昔顧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
 前代稱其賢重莫與為偶夫以東晉衰微壇場日駭况
 求固符堅字也六夷英主親率百萬符融携才名相執
 銳先駟厲虎狼之爪牙騁長蛇之鋒鏑先築賓館以待
 晉君強弱而論鴻毛泰山不足為喻文靜深拒桓冲之
 援不喜謝玄之書則勝敗之素固已存于胸中矣夫斯
 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動其方寸者欤若論其度量
 近古以來未見其匹隋煬帝在東宮嘗謂賀若弼曰楊
 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對曰

揚素是猛將非謀將議曰膽氣果敢猛將也淵而有謀

三將也韓擒虎是闔將非領將議曰拳捷驍悍闔將也

御軍齊肅領將也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議曰領一偏

師所向無敵騎將也包羅英雄使群才各當其用大將

也太子曰善故自六正至于閭將皆人臣得失之効也

古語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于天下而夫差以見擒于越穆公以秦

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

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以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

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于沙丘任李兌也故

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

有申胥也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而襄王得國因斯而

談夫有國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綜人物論邪正之得失

操霸王之餘議而又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聞故知量能

任官至理之術

德表第十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慾之本同而遷染之
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

人理性裁流抑宕慎其所與節其所偏故傳曰審好惡
 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
 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
 擁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遺忘無斷湛
 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人物志曰
 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強毅之人很剛不知不
 戒其強之據突而以順為撓厲其亢是故可以立法與難
 與入微也柔順安舒美在寬容失在少決柔順之人緩
 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揖攝而已亢為劇安其舒是故可

循常難以與疑也雄悍桀健任在膽烈失在少忌雄悍
 之人氣奮英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惟竭其勢
 是故可與與難：與君屈也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
 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為義而以勇為
 悍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也強措堅勁用在
 損幹失在專固凌措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
 而以辯為虛強其專是故可與持正難與附眾也論辯
 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博辯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
 辭之浮濫而以措為繫遂其流是故可與泛序難與立

約也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溷濁弘普之人意愛周
 洽不戒其友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與撫
 衆難與汚俗也清介廉潔節儉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
 砥訶清激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是故
 可與中節難與安通也休動磊砢業在攀躋失在疏越
 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太猥而以靜為滯果為
 銳是故可與進超難與持後也沉静應密精在玄微失
 在遲滯沉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
 為疏美其懦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也樸露徑盡質

有中誠失在不微林樣露之人中欵實確不戒其質之野
 直而以謂為誕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也多
 智韜情推在謂略失在依違韜謂之人原度可取不戒
 其術之難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是故可與贊善難與
 矯造也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文子曰凡人之道
 心欲小智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小
 心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
 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為之較也智圓者終始無
 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

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悖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
 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待躁也夫天道極
 即反盈則損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
 力彊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
 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傳曰無始乱無怙富無恃寵
 無違同無傲礼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此
 九言者古人所以立身也玉鈐經曰夫以明示者淺有過
 不自知者誤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禍令与心乖
 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人者殃戮

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佞遠忠
 者止信譏弃賢者憚私人以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乱群
 下外恩者淪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自厚薄人
 者弃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用人不得其
 正者殆為人擇官者失決于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
 厚歛薄施者彫此自理之大體也孫卿曰口能言之身
 能行之國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
 身不能行之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故傳子曰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

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济弥遠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尹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于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不當則身為戮矣

理亂第十二

夫明察六主以觀君德審惟九風以定國常探其四亂

覈其四危則理亂可知矣何謂六主荀悅曰体故性仁

心明志向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議曰王主者

謂天容仁德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

是謂治主議曰治主者謂抑情割欲勤事守業不敢怠

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議曰存主者謂拘法

守律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

主情過于義私多于公制度踰限政教失常是謂危主

親讒賢用邪放逐忠良縱情追欲不顧礼度義出入游放不

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踰法理遂非

文過而不知改忠言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
 能致與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
 則庶幾能全有難則殆危主遭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
 亡主必亡而已矣何謂九風君臣親而有禮百寮和
 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唯戠是司此理國之風也
 尹文子曰上不能勝其下不能犯其上下不相勝
 犯故禁行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者也
 禮俗不一戠位不重小人諛疾庶人作議此衰世之風
 也尹文子曰君年長多妾勝少子孫疏強宗衰國也君

大字
 以苛為察以利為
 公以割下為能以附
 上為忠此叛國之風
 也

臣爭明朝廷爭功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尹文子
 曰君寵臣愛君公法廢私行亂國也以侈為博以佞
 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拘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
議曰夫晉家尚於浮虛所以敗也此諫謂矣
 也秋向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
 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
 寵大臣爭权此危國之風也上下不妨下不諫上婦言
 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國貧小家富大君
 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

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寔兵甲勁利封疆修
 理強國也文子曰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
 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皆
 邀于末也有餘非多者才節欲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人
 躁而費多也何謂四亂管子曰內有疑妻之妾此家亂
 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
 任官無能此眾亂也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
 諸侯者不許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
 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故臣有

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犹在也特君不
 亂失君必亂矣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
 親犹存也特親不亂失親必亂矣臣疑其君無不危之
 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也何謂四危又曰卿相不得
 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
 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此治亂之形也凡為人上
 者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
 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是亂管子曰理國有三
 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若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理不

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亂三器者何也曰號
 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賓也貨也色
 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
 非斧鉞無以威眾非祿賞無以功人六攻之敗何也曰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得免雖無功而可以
 得富夫固有不能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
 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斧鉞不足以威眾有無功而
 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人號令不足以使下斧
 鉞不足以威眾祿賞不足以勸人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是故勢理者雖委之不乱勢亂者雖勤之不治堯舜拱
 已無為而有餘勢理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勢亂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為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
 逐之非以兔可以分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兔者
 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
 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
 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
 聖人治：不治亂也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
 愚智徧能之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

殺而不刑殺也萬人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皆自治也
 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故曰善者求之于勢
 不責于人 是故明主審法度而布教令則天下治矣
左傳曰國將亡必多制杜預云數變法也論曰夫能匡世
 輔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敗之數審于治
 亂之勢達于用捨之宜然後臨机而不惑見疑而能斷
 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長短經卷第二

長短經卷第三

文下

反經十三

是非十四

適爰十五

正論十六

反經第十三

議曰理國之要以仁義賞罰此其

大畧也然用失其宜反以為害故著反經一章

以明也

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

者先王之陳迹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

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

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議曰在禮家施不

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
 不得過所受者惡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惡之也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反義也議曰忘身徇
 國臨大節而不可奪此正義也若趙明虞卿相指君
 以周齊魏之危信陵無忌切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皆
 公死党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廢故毛公數無忌曰于
 趙則有公矣于魏則未有得為凡此之類皆華偽者禮者
 所以行敬謹亦所以生情慢反禮也議曰漢時欲定禮
 文帝曰繁禮飭貌無益于禮躬化為可耳故罷之郭嘉

謂曹公曰紹繁禮多儀公辭任自然此道勝者也夫節
 苦難用貞故生情慢也樂者所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
 樂也議曰鄭衛之音亂代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政嚴安曰夫佳麗珍怪固順于耳目故養失而泰
 樂失而淫禮失而彩教失而偽彩淫泰非所以範人
 之道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議曰古
 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教故圣人明禮制以序尊卑車服
 以彰有德然漢高見秦皇威儀之盛乃嘆曰大丈夫當
 如此所以生矜篡老經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信矣哉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生乖分反法也議
 曰道德經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賈誼云法出而奸生
 令下而詐起此乖分也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
 暴反刑也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生以鄙爭反賞也文
 子曰聖人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
 記事及其衰也為奸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反書也文
 子曰察于刀筆之跡者即不知理亂之本習于行陣之
 事者即不知廟勝之權莊子曰儒以書詩發壯大儒曰
 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

有之曰青之麥生桂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
 其髮歷其翮頤儒以金推控其頤徐列其頤無傷口中
 珠由此言之詩礼乃盜資也翮音許獵反控音醒其作
 圃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哀也騁馳弋
 獵以奪人時反圃也齊宣王見文王圃大人以為小圃
 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圃方七十里魯堯者往焉雖
 免者往焉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聞郊園之
 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為大不
 亦宜乎楚靈為章華之臺伍卒諫見曰夫先王之為臺榭

也擻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其所不奪^地其地為
 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妨時務夫為臺榭將
 以教人利也不聞其以匱乏也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
 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以下萬人懷德至^其哀
 也明鄙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奸人在位
 賢者隱處反賢也太公謂文王曰君好^聽世俗之所奉
 者或以非賢為賢或以非智為智君以世俗之所奉者
 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党者進少党者
 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是以世亂愈甚文王曰奉賢

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君以官舉人按名察實選才
 考能則得賢之道古語曰重朋党則蔽主争名利害友
 務欲速則失德也韓詩外傳曰夫士有五反有勢尊貴
 不以愛人行理義而反以暴傲反貴也古語曰富能富
 人者欲貧不可得貴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達能達人
 者欲窮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五也墜人所以自
 塞也家富厚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反富
 也資勇悍不以^衛衝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鬪反勇也凡
 將帥輕去就者不可使鎮邊使仁德守之則安矣心智

惠不以端計教而反以事奸飾非反智慧也說苑曰君
 子之叔謀正小人之叔謀邪貌美好不以統朝蒞人而
 反以蠱女從欲反貌也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太公
 曰明罰則人畏懼人畏懼則安故出反明罰也明察則
 人擾人擾則人從人從則不安其處易以成安反明察
 也太公曰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明王理人不知所
 好而知所惡不知所歸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
 天下靜矣晉劉頌曰凡監司欲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
 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所必有所回不許在不犯之

地而惠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以治而亂也晏
 子曰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
 夫謂之嫉妬反忠孝也呂氏春秋曰夫陰陽之和長
 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
 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妬妻不唯
 破家也而亂臣不唯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
 湊莫得專君焉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犯禁武
 反文武也曹公曰恃武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吳
 子曰昔承葉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

衆好勇以喪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
 敵而不進無逮于恭儇尸而哀之無及于仁矣臨經曰
 文中多武可以輔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皆
 任軍事文武兼闕不可征伐子路拯溺而授牛謝孔子
 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貢贖人而不受金于
 府魯國之法贖人于他國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魯國不
 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由此觀之廉
 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匡衡也孔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賴幹也公卿大夫相與修禮

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察上義高節則人與
 行寬柔惠和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化
 成也何則朝有安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
 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
 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人此其本也慎子曰忠
 未足以救亂代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耶曰父有
 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
 生生者人之義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國家昏亂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

賊不得過官反忠也京房論議与石顯有隙及京房被

黜為魏郡太守憂惧上書曰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大

謂小忠不可謂大忠何則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

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趨之今目得出

守郡唯陛下母使臣當正先之死為姚平忠所笑由此

現之正先之所謂忠乃促秦禍忠何益哉鬼谷子曰將

為眩脚探囊發匱之盜眩音起居反眩發也從旁開為

眩為之守備則必攝絨滕緝結也固局鑄音决細也此

代俗之所謂智也然則臣盜至則遺揭篋揭音其謁反

擔囊而趨唯恐絨滕局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智

者有不為盜積者乎反智也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

擒也其所聖者謂有不為大盜之守守者何以知其然

耶昔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罍罍之所布耒耨

之所刺方二千餘里濶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

邑屋州閭鄉里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

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以聖智而盜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

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代而有齊國則是不獨竊

齊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反聖法也
 昔叔向問齊晏子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吾勿知
 齊為陳氏矣公弃其人而歸于陳氏齊曰四量豆區負
 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二十則鍾陳氏三量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
 弗加于山魚鹽屨蛤弗加于海人卷其力二于公而衣
 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人
 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
 獲人將焉避之跖之徒問于跖曰盜亦有盜乎跖曰何

適其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
 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道者
 未之有也天下後漢末董卓入朝將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曄
 論曰董卓以虓鬪為情遭崩剝之勢故得蹈籍彘倫毀
 裂畿服夫以割肝斷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歷其快然
 犹折意措紳遲疑凌奪尚有盜跖之盜焉由是觀之善
 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
 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
 下也多矣反仁義也議曰昔仲由為郡宰季氏以五月

起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以餉溝者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子路曰夫子據
 由之為仁義乎孔子曰夫礼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
 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是曰侵官漢武時河
 間獻王來朝被被造次必于仁義武帝色然難之謂曰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
 酒由是言之夫仁義兼濟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父
 臣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疎皆得其分曰理愛得分曰仁
 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

得其分而後為成人由是言之路徒之仁義非其分矣由
 是言之夫仁義礼樂名法刑賞忠孝賢智之道文武明
 察之端無隱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堯舜之時非
 故逃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
 亂孫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
 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
 矣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代以泝澠統為
 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越人有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

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泮游則統其所用之異故知
制度者代非無也在用之而已

是非第十四

夫損益殊塗質文異政或尚權以經緯或敦道以鎮俗
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違何以明之曰大雅云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非語曰士見
危致命又曰君子有殺身以成人無求生以害人曰管
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古語曰與死人
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非呂氏春

秋曰夫人有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兵有以乘舟死
者欲禁天下之船性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
之兵悖兵杜恕曰夫奸臣賊子自古及今未嘗不有百
歲一人是為繼踵千里一人是為比肩而舉以為戒是
猶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必少雖餓者必多曰孔子曰惡
訐惡以為直者非管子曰惡隱惡以為仁者魏曹義至
公論曰夫代人所譎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
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白談所以收愛
憎之相謗非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料其

善惡不分至以雷同為
美也四句 閣抄本無

數而係其言故惡善不分以覆過為弘也朋友忽義以
雷同為美也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隨焉從
談論以當實為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以等分為交不
以雷同為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于文識其心不求
于言是越絕書曰術士不貞術士不信非漢書曰大行
不細謹大札不讓辭是黃石公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
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滅之政雖成必敗非
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人欲
王者務博其地德三資者備而後王業隨之是傳曰心苟

無瑕何恤乎無家語曰禮義之不備德何恤乎人言非語
曰積毀銷金積謗磨骨衆羽溺舟群輕折軸是孔子曰
君子不器聖人智周萬物非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
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備也故天賦生覆地質載形聖賦
教化是孔子曰君子坦蕩小人長戚非孔子曰晉
重耳之有霸心也生于曹衛越勾踐之有霸心也生于
會稽故居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覆身而嘗逸者則志不
廣是韓子曰古之人莫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疑于
自知故以道正已非老子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

自勝之謂強暉唐且曰專諸懷錐刀而天下皆謂之勇
 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稱美非慎子曰毛墻西施天下之
 至媛也衣之以皮具則天下皆走易之以玄錫則行者
 皆止由是觀之則玄錫色之助也媛者辭之則色厭矣
 暉項梁曰先起者制服于人後起者受制于人軍制曰
 先聲有奪人之心非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又曰始禍者
 死語曰不為禍始不為福先暉慎子曰夫賢而屈于不
 肖者叔輕也不肖而服于賢者位尊也竟為匹夫不能
 使其隣家及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

足以服物而勢位足以屈賢矣非賈子曰自古至今與
 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耳而民必勝之矣故紂自謂天王
 也而桀自謂天王父也已滅之後民亦罵之也以此觀之
 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暉漢景帝時轅
 固與黃生爭論于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
 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
 而誅桀紂桀紂之人弗為使而歸湯武武湯不得已而
 立非受命而何非黃生曰剋雖放必加于首履雖新必
 貫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王也湯

武雖聖臣也。下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是太公曰：明罰則人畏，人畏則人畏，則愛故出，明賞罰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惡。非文子曰：罰無度則戮而無威，賞無度則費而無功。故諸葛亮曰：威之以法，行則知恩，限之于爵，加則知榮。是文子曰：人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家昏亂。非秦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以遠思慮御

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是墨子曰：雖有賢君，不受無功之人。是雖有慈父，不受無益之子。非曹子建曰：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是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氣之類皆願得其中志，是以明君賢臣屈已伸人。是傳曰：人心不同，其執面也。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蘭茝孫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子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非語曰：以心度心，問不容針。孔子曰：其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管子曰：倉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非古語曰：貴不與驕期。

衆人所樂四字
閣抄本無

而驕自至富不與後期而後自來暝語曰忠無不報非
 左傳曰亂代則諶勝直暝韓子曰凡人之大融取舍同
 則相是取舍異則相非也易曰同声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火虎非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
 同語曰一棊不兩雄一泉無二蛟蛟凡人情以同相始故
 曰同美相始同貴相害同利相忌暝韓子曰釋法術而
 以心理堯舜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忘意度奚仲不能
 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象執規矩而萬不失矣非曰
 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弓弩力也其所以

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
 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杜恕曰
 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
 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是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
 卒兵不先辦不可以應敵左傳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政
 非曰左傳曰士蒞謂晉侯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讐
 之無戒而城讐必保焉春秋外傳曰周景王將鑄大錢
 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
 以振救人夫備預有未至而設之脩國備也預備不虞

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若救火療疾量資幣之屬是
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可先而不備謂之
急急綏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人未有患輕而重
之離離人名匱財是以召災也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
又離人以佐災無乃不可乎是曰左傳曰古人有言一
曰縱敵救代之禍也非曰晉楚遇于鄆范文子不欲戰
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尽力子孫
將弱今三強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
患自非聖外寧必有內憂憂而元則憂患生盍釋楚以

為外惧乎是曰三略曰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恩施而附
于下非曰陶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欲使其少子
裝黃金千鎰往視之其長男固請乃使行楚殺其弟朱
公曰吾固知必殺其弟是長與我俱見苦為生之難故
重其財如少弟生見我富乘堅駟良逐逐鬼豈知財所從
來固輕棄之今長者固殺其弟事理然也無足悲是曰
語曰祿薄者不可與入亂賞輕者不可以入難慎子曰
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非曰田單
將攻狄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

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簣立而杖鉞為士卒倡此所以
 破燕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娛黃金橫腰
 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後
 果然是曰語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非
 曰語曰交接廣而信衰于友爵祿厚而忠衰于君是曰
 春秋後語曰楚春申君使孫子為宰客有說春申君曰
 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賢人
 也而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于
 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以為上卿非曰客又說

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
 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未國未
 嘗不榮也今孫子賢人也君何為辭之春申君又曰善
 復使人請申子孫是曰韓宣子謂膠留曰吾兩欲用公仲
 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
 闕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用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兩
 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又藉于外叔今王
 兩用之其党以擅主命或外為勢皎以裂其地則王之
 國危矣又曰公孫行為魏將與其相田儒不善李文子

為衍說魏王曰正獨不見夫服牛驂騶乎不可百步今
 王以行為可使將國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騶
 之道牛馬俱死而不成其功則王之國傷矣願王察之
 非曰傳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
 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
 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相害之物不傷乎
 治融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鼎釜乎其間燬
 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為水火者
 多矣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易曰天地睽而

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
 曰陳登為呂布說曹公曰養呂布譬如養虎常須飽其
 肉不飽將噬人非是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養鷹飢則
 為人用飽則颺去是曰劉備來奔曹公以為之豫州牧
 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曹公以問
 郭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
 信以召傷傑孰懼其未至也今備有英雄之名以劣婦
 已而害之以善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
 與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

不可不察曹公曰善非曰傳子稱郭嘉言于太祖曰備有
 雄志而甚得衆心関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
 以嘉觀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宜早為之所曹公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
 從嘉謀是曰家語曰子路問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
 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東夷慕諸夏之礼有女而
 寡為内私婚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
 矣倉吾媯音奴烏反取妻而美讓于其兄讓則讓矣然
 礼非讓也之讓也今子欲捨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如

子意以非為是乎語曰安古亂常不死則亡書云事弗
 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非曰趙靈王欲胡武服公子
 成不悅靈王曰夫服者所以使國礼者所以使事聖人
 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國夫剪
 髮文身錯臂左衽臨越之人也黑齒彫題却冠梨綜大
 吳之國也故礼服莫同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安事異
 而礼易是以聖人謀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謀可以便
 其礼不法其故故儒者一師而異俗中國同礼而異教
 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安智者不能一遠邇之服

聖賢莫能同窮鄉多異俗曲學多殊辨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惡安服之名以忘故事之事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是曰移風易俗莫大^善于禮非曰孟子曰天道則因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是曰李尋曰夫以喜怒賞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克辭之心犹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設土農夫欲令冬田雖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

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月政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犹枹鼓之相應也非曰太公謂武王曰天無益于兵勝而衆將所居者九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而幸于天無^慮智^慮力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于時敵怯弱不敢擊而信龜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決勝敗故明將不法司馬遷曰陰陽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曄曰陰陽之道其弊也巫是曰翼奉曰

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誠向正雖愚為用若其懷
邪智益為害非也也夫人主莫不愛已也莫知愛已者不
足愛也故桓子曰捕猛獸者不令美人舉手釣巨魚者
不使稚子澗預非不親也力不堪也奈何萬乘之主而
不擇人哉故曰夫犬之為猛有非則鳴吠而不違于夙
夜者此自勸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
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為其主慮酒酸
之患者知不足也是曰語曰巧詐不如拙誠非曰晉惠
帝為太子和嶠諫武帝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

海之主憂不了陛下家事謂帝不聽後惠帝果敗是曰
左傳曰孔子嘆子產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鄭伯入陳非文辭而不
為功慎辭也哉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非曰漢文帝登虎圈美
嗇夫口辯作為上林令張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
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曰東陽侯張相如公何如人也
長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看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
喋二利口捷給嗇夫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利爭以亟疾

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無測隱之實以故不聞其
 故陵遲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晉夫口辭辭而起
 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
 疾于影響舉錯之間不可不審是曰太史公曰春秋推
 見至隱易隱之本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遠黎庶小
 雅訊心之得失其言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
 雖虛辭濫說然其要端引之以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
 異非曰揚雄以為賦者將以諷也必推類而言極靡麗
 之詞閎侈鉅衍遠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

覽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以諷帝
 及漂、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
 類俳優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是曰淮南
 子曰東海之魚名鰈音土盍反与床榻字同比目而行
 北海有獸名曰更音食更候南方有鳥名曰鷦音兼比翼
 而飛夫鳥獸魚鱉猶知假力而况萬乘之主乎獨不知
 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豈不痛哉非曰狐卷子
 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兄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
 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况君欲治亦須從身治人何可

特乎是曰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非曰孔子厄于
 陳蔡子路愠見曰昔聞諸夫子積善者天報以福今夫
 積仁懷義久矣奚居之窮也子由曰未之識也吾語汝
 汝以仁者為必信耶則伯夷叔齊為不餓首陽汝以智
 者為必用耶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
 耶則閔龍鳳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耶則伍子胥不
 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
 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立哉是曰神農形悴唐堯臞瘦
 舜稷黎黑禹高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墨

翟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位將欲起天下之利
 除萬人之害非曰李斯以書對秦二世而申子曰有天
 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極者堯舜然故謂之極也
 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
 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堯禹
 以身徇天下謂極者不亦宜乎是曰論語曰舉逸人天
 下之人歸心焉魏文侯受藝于子夏敬段干木過其廬
 未嘗不式于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國人稱仁上下
 和洽未可圖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譽于諸侯非曰韓子

曰夫馬似鹿此馬直千金今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處士不為人用鹿類也所以太公至齊而斬華士孔子為司寇而誅少正卯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否還報曰可攻也其好見岩逸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賢君也安可攻乎李疵曰不然夫上顯岩穴之士則戰士殆上尊者則農夫殆農夫情則國貧戰士殆則兵弱兵弱于外國貧于內不亡何待遂滅中山是曰漢書曰陳平云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亡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

多陰禍也其後立孫坐耐金失侯非曰後漢苑曄論耿弇曰三代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崇也 是曰易曰崇高莫大于富貴又曰聖人之大宝曰位非曰孫子為書謝春申君曰鄙諺曰厲人憐王此不恭之論也雖然古無虛謬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圖私以禁誅于已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至境聞王病反問病遂以冠

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姜莊公通之崔杼
 率其黨而攻莊公莊公走出踰于外墻射中其股遂殺
 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
 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于廟梁宿昔而死夫厲雖
 腫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絞纓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
 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
 甚于厲矣由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 是曰易曰備物致
 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莫大于聖人非也莊子曰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

也為之斛斛以量之則并與斛斛而竊之為之衡叔以
 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以符
 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教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
 知其然耶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
 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耶故逐于大道揭諸侯竊
 仁義并斛斛權衡符璽之利雖有軒冕之勸弗能勸斧
 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
 之過也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
 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是也 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非曰易曰窮則變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粟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窮鈎者窮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仁為非虛語耳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代豈若卑論儕俗與代浮沉而取榮名哉是曰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非也語曰時不與善已独由之故曰非妖則矣是曰龐統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遇于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乱正

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與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則声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代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非曰人物志曰君子知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伐一而並失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是故郤至上人而柳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藺相如以迴車取勝于廉頗寇恂以不鬪取賢于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是曰孝經曰居家理事可移于官非曰

鄴生落魄無以為衣食業陳蕃云大丈夫當掃天下誰能掃一室是曰公孫弘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理所知以自理然後知所以理仁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移之道非曰淮南子曰夫審于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或于大事之奪今人材有欲平九州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修鄉曲之俗是猶以斧剪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是曰商鞅謂趙良曰子之規我理秦孰與五股殺大夫賢乎趙良曰夫五股

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于秦客被褐飯牛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非史記曰蘭相如因宦者繆賢見趙王又曰鄒衍作談天論其語閎大不經然王公大人尊禮之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如燕昭王擁篲先駟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持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

鼎而輔湯以王百里奚飯牛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
 之大道邈衍其言雖不軌亦將有牛鼎之意乎曷陳仲
 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礼忠平正直有社稷之
 能陳苗蔡伯喈以仲舉強于化上元礼長于接下化上
 為難接下為易宜先仲舉而後元礼非姚信云夫臯陶
 戒舜化上之微也舜理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
 陵言面折廷諍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若犯上
 為優是王陵當高于良平朱雲當勝于吳鄧乎曷史記
 曰韓子稱儒者以文亂法而使士以武犯禁二者皆汎

而學士多稱于世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固無可言者及若李次原憲季次孔子弟子未嘗任
 孔子稱之讀書怀獨行議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今
 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
 必誠不受其軀赴士之阨困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窮于井廩伊尹負鼎俎傳
 說匿于傳險呂尚困于津棘夷吾桎梏百里奚飯牛仲
 尼阨匡萊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遭此
 藩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而布衣之士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聞豪者即誠使鄉曲之俠与李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于當代不同日而論矣曷足小哉非漢書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差等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成越職有誅侵官有罰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出自諸侯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于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

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竄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同窮交魏齊之无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彰名天下搃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于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經疎濶未之匡改也魏其武安之屬竟逐于京師郭解劇孟之後馳騁于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跡覲而慕之雖陷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

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惡齊之以禮法人曷由知禁而反
 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
 人也夫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倫以匹夫
 之細微竊生殺之權其罪也^已不容于誅矣^是尸子曰人
 臣者以進賢為功人主者以用賢為功也史記曰鮑叔
 舉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非蘇
 建常青大將青^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聞士大夫毋稱焉願
 覩古今名將所招^嘗選擇賢者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
 之厚賓客天子^嘗當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為將如
 此議曰此一是一非皆經史自相違者班固云昔王道
 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諸家之術蜂
 起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在^善以此馳說取令諸侯其言
 雖殊譬犹水火相滅亦能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
 事雖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
 百慮此之謂也

適安第十五

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

適其務故有功今時移而法不_定務易而事以古是則
 法與時詭而時與務易是以法立而時益亂務違而事
 益廢此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修今當時而立功在
 難而能免秦孝公用魏鞅欲_定法孝公恐天下議已
 疑之魏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夫有高人_之行者必
 見非于世有_獨智之慮者必見_驚于人愚者闇以成事
 知者見于未萌人不可以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
 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修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

然聖人不易人而教_智有_定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勞而
 功成緣法而理吏習而人安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
 言常人安于習俗孝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
 可也非所以與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_立五霸
 又同法而霸智者非法_作愚者制焉賢_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杜摯曰利不百不_定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_定脩禮
 無邪衛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必故_定湯武不_定修
 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修_定禮者不
 必多孝公曰善遂_定法也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

其時而建功立德為孟子曰雖有茲基不如遇時雖有
 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
 強成語曰聖人修備以待時也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
 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伯用叔智說曰
 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刑罰無謂之帝賞善誅惡
 諸侯朝事謂之王與兵衆立約盟以信義矯代謂之伯
 文子曰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伯者迫于理也
 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用刑明淺然後任察議曰夫
 建國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

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漢居帝王之位
 所行者伯事也故以為德之次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
 而足其衣食論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正婦蚕之年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
 無飢矣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矣夫
 上無貪慾之求下無奢淫之人藉稅省少而徭役不繁
 其仕者食祿而已不與人爭利焉是以產業均而貧富
 不能相懸也然後教以禮儀故明王審己正統慎乃在
 位宮室輿服不踰禮制九女正位序于內三公分職于外

制井田以齊之設諸侯以收之使饒不溢侈少不匱乏
 然後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讓之容是以和氣四塞禍
 亂不生此聖王之教也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穀契班五教皋陶修
 刑故天下太平也是故大化四溟天下安樂此王者之
 術王者父天母地調和陰陽順四時而理五行養黎元
 而育群生故王之為言往也蓋言其惠澤優游善養潤
 天下天下歸往之故曰王也伯功之大者尊君卑臣
 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

必行夫伯君亦為人除害與利以富國強兵或承衰亂
 之後或與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伐而制因
 時施宜以從便善之計而務在于立勸也此伯者之術
 王道純而任德伯道駁而任法此優劣之差也道德經
 曰我無為人而自化文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引之不
 來推之不往謂其循理而奔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
 勢也故曰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
 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即無不勝也故聖人奔事未
 嘗不因其資而用也故曰湯武聖王也而不能與越人

乘舟泛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
 駒駘孔墨博通也而不能山居者與入榛薄出險阻由
 是觀之人智之于物淺矣而欲以昭海内存萬方不因
 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劣不遠故智不足以為理
 勇不足以為強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廟堂之上而知四
 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 呂氏春秋曰是
 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大 聖無為而天官盡能此謂不教
 之教無言之詔也夫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
 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見待言而使令

其于理難矣 文子曰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憂
 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
 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成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
 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
 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 卑陶喑而為大理
 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莊子曰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不說聖人無為大聖不作現于天地之謂也不言之令
 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此黃老之術也 文子曰聖人

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由金石一調不可更事由琴瑟
 每終而改調故法制禮樂者理之具也非所以為理也
 昔曹參相齊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国安集及代蕭何為
 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治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
 相曰事無大于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
 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觀之秦人
 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弊也經曰我無
 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
 擾其末也太史公曰參為漢相清靜寡欲言合道義意然

百姓離秦之酷擾參與俱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議曰黃老之風蓋帝道也孔子問居謂曾參曰昔者明
 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
 以証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在
 席之上曾子曰敢問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
 敬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天下益亮上親賢則下擇交
 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
 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則本正矣凡上
 者人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也昔明王之治人也必

裂而封之土分屬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時考之進賢良
退不肖然則賢良者悅不肖者懼矣哀鰥寡養孤獨恤
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人矣
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也
其于信也如四時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
若迩非道迩也見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
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議云昔
管子謂齊桓公曰君欲伯王齊大事則必從其本矣夫
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歛重人甚懼死而

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緩其刑奉
其事以時則人安矣此謂修本而伯王也曾子曰何謂
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理至賞不廢費而天下之
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和何則昔者明王必盡知
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
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理因天下之
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
此則天下之明齊與為此謂之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
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所謂天

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
 奉天_下之至賢也故仁莫大_者于爱人智者莫大_于于知賢政
 者莫大_于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
 而已矣此之謂折衝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征必以道廢
 誅其君改其政弔其人而不奪其財也故曰君王_{明主}之政
 犹時雨之降至則悅矣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而
 無憂也故楊雄曰六經之理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
 未戰此孔氏之術也議曰孔氏之訓務德行道益王道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宮室_就陵阜而居穴而處故圣王

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濕_邊足以圍寒風
 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正不以為觀樂也
 故天下之人財用可得而足也當今之王為宮室則與卜
 此異矣必厚斂于百姓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
 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財
 不足以待凶飢振孤寡故國貧而難理也為宮室不可
 不節議曰此節宮室者古之人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
 菱冬則不輕而緩夏則不輕而清圣王以為不中人之
 情故圣人作誨婦人以為人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

足以為輕緩憂則締結足以為清輕謹此則止非以榮
 耳目現愚人也是以其人用儉約而易治其君用財節
 而易贍也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与此異矣必厚斂于
 百姓以為文彩靡曼之衣鑄金為鈎珠玉以為佩由此
 現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骸皆為現好也是以其人淫僻
 而難視治其君侈奢而難諫夫以侈奢之君御淫僻之人
 欲國無亂不可得也為衣服不可不節議曰此節衣服
 也此墨翟之術也議曰墨翟之議去奢節用蓋強本道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捨

法而以自治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旁受罰者雖當望
 輕無已君捨法而以心裁輕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
 馬者用策分田者用鈎非以鈎策為過人之智也所以
 去私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行則怨不生而上
 下和也一鬼走百人逐之非以鬼可分為百由名分之
 未定也賣鬼滿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
 未定雖克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則貧盜
 不敢取故堯舜人之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
 也尸子曰夫使眾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

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
 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審名分則群臣之不
 審者有罪矣名分定則大詐貞信巨盜原慙而各自治
 也尹文子曰名分定則物不覓號分明則私不行物不覓號
 非無心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
 措其欲然則心欲人、有之而得同于無心無欲者在
 制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設其本臣操
 其末為人君者操券契以責其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
 符張天地之網用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議曰韓

子曰人主者非目若師曠乃為明也不任其數而待目
 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鑿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
 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
 得不為已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聽身居深宮之中明
 烛四海之內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多
 罰重而告奸之賞厚也孫卿曰明賊分序事業材技官
 能莫不治理如是則厚德者進廉德者起兼聽齊明而
 百事無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聞不慮而知不動
 而功塊然独坐而天下從之此操券契以責名者也尸子

曰明君之立其貌在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滯審分
 應辭以立于朝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
 不長耳目不行間諜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
 至而應迎者不過則賢者理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
 此萬物無所逃也動者搖靜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議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百穀者庾稷也聽獄折
 衷者皋陶也舜無為而為天下父母此則名自名也太
 公曰天有常刑人有常生與天地共其生者而天下靜
 矣此則事自定之矣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隨事而

定之尹文子曰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
 無用使不得用之與不用各得其用矣愚物之亂也尸
 子曰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其孰進之有
 大過者必問其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
 明分則不弊正名則不虛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賢不
 肖忠不忠以道觀之由白黑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
 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倚而
 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議曰夫閻王以非賢為
 賢不忠為忠非法為法以名之不正也李斯曰書韓子

稱慈母有敗子而家嚴無格虜者何也則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夫輕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則亦不察于聖人之論矣商君之法皆令為什伍而相司收犯禁相連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次差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紛華務于耕戰此商君之法也此商鞅申韓之術也桓範曰夫商鞅申韓之徒貴尚譎詐務行苛尅廢禮義之教任申各之教

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則伊尹之周召之罪人也然則尊君卑臣富國強兵守法持術有可取焉逮至漢吳有甯戚郅都之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殺伐殘暴為能順人主之意希主之行要時趨利敢行禍敗此又商韓之罪人也然其抑強撫孤弱清已禁奸皆私立公亦有此焉至于犯代晚之所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私廢百姓之務趨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辯使官無謹負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復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由是規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伯焉有黃老焉有孔墨焉有

申商為此其所以異也雖經緯殊致救弊不同然康濟
 群生皆有以矣今議者或引長代之法詰救弊之言議
 曰救弊謂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
 之風訊霸者之政不論時安而務于飾說故是非論紛
 然作矣言偽而辯順非而澤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正論第十六

議曰反經是非適安三篇雖博辯

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羨無所歸故作正論以質

之

孔子曰六藝于理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司馬談曰易著天地

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爻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

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于風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是非故長于理

人也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

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

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

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

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也子夏曰

成文謂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故正得失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于詩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建
 黎庶小雅訖已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
 晉時王政陵遲南陽魯褒著錢神論吳郡蔡洪作孤憤
 前史以為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謂也疏通知
 遠而不誣則深于詩也書著帝王之道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
 樂也樂書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

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樂書曰
 聲音之道以政相通宮為君商為臣角為人徵為事羽
 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滯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
 亂則弛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
 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誣狹相侵謂之慢如此國
 滅亡無日矣夫上古明王奉樂者非以娛心快意所動
 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聲商
 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智羽

動腎而和正禮故聞宮音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者使人測隱而愛人聞徵音者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者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聖王使人耳聞雅樂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而邪僻無由入也班固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故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曼易之音作而民

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呂氏春秋曰亡國戮人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守此范曄曰夫鐘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

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存器而亡本樂之失也
 調氣以和聲樂之盛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行孝以
 致養孝之大也議曰東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禮中央宮
 主信西方商主義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
 為徵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則以徵主智羽
 主禮與旧例乖殊故非末學所能詳也潔淨精微而不
 賊則深于易也易之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
 容人近相害之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也太史公
 曰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情而制禮依人

性而作義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實誘進以仁義
 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摠一海
 內而整齊萬民也人辭安駕乘為之金輿銳衡以繁其
 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
 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
 美情好稱善為之琢磨珪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
 弁皮裳朱紘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弊也
 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
 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

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遂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
 于世奢溢借安者謂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犹云
 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
 能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于失教服于成俗乎孔子必
 正名于衛所居不合豈不哀哉班固曰人涵天地陰陽
 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
 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
 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姑忌之別
 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事為制鄉飲之禮有哀

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哀哭踊之節為制朝
 覲之禮有尊敬上之心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
 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
 而滯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乱而爭鬪之
 獄煩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主忘生者衆朝
 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
 上治人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揖讓而治天下
 者禮樂之謂也屬辭比事而不乱則深于春秋也
 曰昔孔子何謂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曰由

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
 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
 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
 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糾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善惡賢^賢愚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代補弊起廢王道
 之大者也撥亂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殺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

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理義當一正^王
 之法令夫子上遇明天下下得守其社稷者不曠守賤
 夫子所論然以何明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際詩人歌之春
 秋採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訖而已漢興
 以來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澤流^周四極臣下百官力誦
 聖德不能宣^猶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者有國之恥也
 主上明全而^德聰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
 明聖罪莫大焉余所謂述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

謬矣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
 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矣儒家者蓋出于司
 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于六經之中
 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崇師仲尼此其
 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
 苟以譁眾取寵此僻儒之患也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
 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序君臣父子之禮
 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
 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孝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
 別雖百家勿能易也范曄曰夫遊庠序服儒衣所談者
 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遠邪
 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朝綱日陵國隙屢啓中智以不
 靡不審其崩離而剛強之臣息其闖盜之謀豪俊之夫
 屈于鄙生之義者民誦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順之勢也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絕四海之表
 俯仰顧眄則大業移矣伏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禮之
 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者斯豈非孝者之效乎故

先師褒厲孝者之功為大矣道家者蓋出于史官歷紀成
敗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
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之此其所長也及弊者為
之則欲絕去禮樂兼弃仁義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此道
家之弊也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
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乘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与时遷徙應物变化立信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
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易行
其辭唯知其實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務無常

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
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度因無与合故曰聖人
不巧朽時安是守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君臣並至使
自明也陰陽家者蓋出于羲和之官敬慎昊天歷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
忌泥于小數捨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司馬談
曰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
節各有數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

人物而多忌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六極經勿順
 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叙四時之大順甚不可失也漢
 書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
 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爻則靜者動陽
 爻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故曰日蝕地震皆陽
 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
 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曰蝕三十六地震五十二
 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弃夫或臣子背君
 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者



貌言視聽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
 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遊田五事失于躬大中
 之道不立則各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
 以類告人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
 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
 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
 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又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
 郭侵邊城則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禱祖廢祭祀逆
 天時則水不順潤下管輅曰貴人其事其應在天在天則

日月星辰也兵動人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
 又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于上流神明^於
 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未必有沉浮
 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子鵠退飛
 伯姬將焚鳥鳴其哭^災四國未火融風以發赤雲夾日殃
 在荆州^楚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漢後賢武上書
 曰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瑞見夫瑞生必于嘉土福
 至矣由吉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
 不宜稱慶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求及古帝王未有河清

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
 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
 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瘼疫三者並時而
 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也魏青
 龍張掖郡云川溢湧寶石負鼎狀^像麟鳳龍馬炳煥成形
 時人以為魏瑞任令于綽齊以問張璠璠密謂綽曰夫
 神以知來不追^以往以禎祥先見然後廢與從之漢已
 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廢與禎祥乎此石當今之安異
 而來將之禎祥後司馬氏果代魏漢武時至為上致神

君神君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
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則有氣安而
然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生此形之異也男化為女死
而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彷彿在于人間言語聲音
此精神之異也夫形神之異各以類感善則生吉惡則
生凶精神之際自然之符應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
節而妖神事與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妄生逆中
和之理則含氣失其節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
神君之類精神之異也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讎動於

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當漢武之時賦歛繁衆人民彫
弊故至無形而有言也其于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
怨讎而生妖之類也故通于道者正身則萬物精神形
氣各反其本也後漢陳蕃上書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
微數十年間無復從青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漢恨之無
已故殷勤于夏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故周書
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
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不能傷德漢書曰
夫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言此文此天人之大畧

也法家者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賊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司馬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尊親尊之恩絕矣可使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嚴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賊分不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者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繳者為之繳音工鈞反則苟鈞鈇折辭而

鈇音普羊反

已此名家之弊也司馬談曰名家使人檢而若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夫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檢而若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鈇音普覓反墨家者蓋出于清廟之官茅屋採掾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治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長也及弊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愛之意而不

知別親疎此墨家之弊也司馬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夫墨者心上論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斷飯土簋飲土形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相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人率治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漢武帝問董仲舒策曰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旂之飾及至周室

設兩觀乘大輅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與夫帝王之道豈異者哉對曰制度文采玄黃之飾以所明尊卑異貴賤而規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故儉不僭上儉不逼下此王道也縱橫家者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時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援詐遠反而棄其信此縱橫之弊也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

遊行夫立氣勢作威福結世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遊
 俠飾辯設詐謀馳逐于天下以要時世者謂之遊說
 色取心合時好連鄰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
 此之三者亂之所由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
 慎也凡三遊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
 下無政制度不立網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
 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言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奔
 者度親疏而下筆然則利不可不以義求害不可以道
 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飾華廢實競取時利薄骨

胸之恩薦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也苞宜盈
 于門庭聘問友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遊俠
 之本生于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受命以
 救時難而齊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義其失之甚者
 于至為盜賊矣遊說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
 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之辭繹矣
 民之瘼矣莫以正行之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詐
 矣遊行之本生于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
 不同進德及時以立功業于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

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為奸究矣甚相殊遠豈不
 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雜家者蓋出于議官兼
 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
 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
 農家者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穀規耕桑以足衣食孔
 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則欲君臣之
 并勤勃上下之序農家之弊也班固曰馬遷史記其是
 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
 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

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事核
 不虛美不隱惡故世謂之實錄文子曰聖人之從事也
 所由異路而同歸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
 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
 情于中而應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論曰范曄之稱
 百家之言尚矣政者大畧歸乎寧固根抵革易時弊也
 而遭運無怕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垂嘗試論
 之夫世非骨庭人垂穀飲理迹万肇情固萌生雖周物
 之智不能研其推友山川之奧未足况其紆險則應俗

適事難以常條何以言之若夫立聖代御則大同極軌
 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適道行用明居時
 迴通穴于曩時與戈陳俎差參老于上世及至載載黃屋服絺
 衣豐薄不齊而致治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諸讐寬躁已
 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
 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弊由崇儉楚
 衣服崇戒在旁奢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法以苛
 薄分崩斯曾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
 于微減故用捨之端與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

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
 政之衰衰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修畫
 一之法斯賢弛張之弘致庶可以徵其統乎教子之言
 當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謬議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
 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儒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
 推前王之風可行于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于長世
 稽之篤論將為蔽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為
 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至精
 者孰能通于安哉

故原論血不交結

素神也四土無汗即百傳不夫其神其血亦即非至誠

長短經卷第三

此言心之動也

此言心之動也

此言心之動也

此言心之動也

此言心之動也

此言心之動也



